

Fabrique: 制表业——金融中心的资本来源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在十八世纪的日内瓦，“Fabrique”（制造业）一词涵盖了与制表和珠宝相关的所有行业。本文介绍这一工坊集群如何从宗教改革和胡格诺派避难潮中发展而来，其商人如何为之提供资金，以及它所创造的财富如何转入银行业务，使日内瓦成为一个资本中心。

1 何为 Fabrique

《瑞士历史辞典》（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 DHS）将 Fabrique 定义为受雇于制表业和珠宝业的全体工艺师和工人。日内瓦州立档案馆（Archives d'État de Genève）则将其描述为以师傅行会（maîtrises）形式组织起来的所有制表和珠宝行业的集合；这些行会组织掌控着各门手艺的学徒培养、质量和准入。Fabrique 构成了该城制造业经济的核心，雇用了其劳动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将金匠、雕刻师、珐琅师和表壳匠与制表师本身汇聚在一起。据 DHS 记载，日内瓦制表业约在 1770—1786 年间达到鼎盛。

2 禁奢令与难民的技艺

这一产业的起源在于一种约束和一股技艺的涌入。高级钟表基金会（Fondation de la Haute Horlogerie）解释说，加尔文派的禁奢令禁止佩戴珠宝和炫耀性物品，从而促使日内瓦的金匠转向制表业。DHS 指出，自 1550 年起陆续抵达的胡格诺派难民带来了一个专业

精英群体的技艺，尤其是在便携式计时器方面。两个来源都将制表师师傅行会的成立时间定为 1601 年，该基金会称之为世界上第一个制表行会。其章程在此后两个世纪中规范着培训和质量，在此期间，日内瓦钟表行营销整个欧洲、奥斯曼帝国，远至亚洲。

3 遍布全城的工坊

Fabrique 建立在广泛的劳动分工之上，DHS 将其追溯至 1660 年。制作一块表需要发条、齿轮、指针和表壳的制作者，以及雕刻师、珐琅师和精修师的参与。新的行会随着工作的专业化而出现：DHS 记载，1698 年成立了表壳匠行会，1716 年成立了雕刻师行会，而 1785 年女性被准许以表链匠身份入行。部分工作则交给了热克斯地区（Pays de Gex）、萨伏依和汝拉的乡村工人，那里的劳动力更为低廉。

在城内，这一行业集中在罗讷河右岸。钟表网站 Worldtempus 解释说，制表和珠宝业的工人因其工作场所 “cabinet” 而被称为 “cabinotiers”；所谓 cabinet，是设在圣热尔韦（Saint-Gervais）街区密集房屋屋顶之下的小作坊。这一行业后来扩展到城墙之外的帕基（Pâquis）、普兰帕莱（Plainpalais）和欧维夫（Eaux-Vives）。质量是一项共同资产，受到师傅行会规则、检查制度以及代代相传的技艺的保护——这种集体声誉的模式，日后也为金融中心所共有。

4 钟表商人与通往金融之路

位于 Fabrique 顶端的是 “négociants-horlogers”，即钟表商人，他们协调生产、供应原材料、为工匠提供资金并销售成品。他们的业务需要大量预付资本、较长的付款期限以及对遥远市场风险的管理，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依赖信贷、汇票和佣金贸易。一些在 Fabrique 中发家致富的家族，后来将这些财富投入了金融活动。

日内瓦市政府对其金融中心的官方介绍明确指出了这一联系。其中写道，十八世纪时，制表业和金银器业的利润为银行业务提供了资金，使日内瓦成为欧洲大陆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日内瓦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de Genève）补充说，日内瓦的私人银行家将资本投放于欧洲各主要市场，Rilliet、Lullin 和 Pictet 家族活跃于巴黎和伦敦，其他家族则活跃于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里昂。同一来源指出，他们认购终身年金和联合养老保险（tontines）。相邻的奢侈品行业也呈现出同样的延续性：DHS 将 Lullin 和 Calandrini 家族列为在十七世纪下半叶使金银线生产在日内瓦兴盛起来的家族之一。

地理条件强化了向金融业的转移，因为共和国领土狭小，可供土地投资的机会寥寥，而 Fabrique 本身又承担着商业风险。外国国家贷款，尤其是法国的国家贷款，提供了诱人的回报。于是，制表业帮助积累起来的资本流入了巴黎市政厅年金（rentes sur l'Hôtel de Ville de Paris）、王室贷款、英国公债和荷兰贷款。对法国债务的这种集中，使日内瓦投资者在君主制崩溃时蒙受了严重的风险敞口。

5 社会秩序、竞争与专业化

Fabrique 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运作。其若干行业的师傅资格只保留给公民和市民（citoyens et bourgeois），这使本地出生者（natifs），即常住外国人在日内瓦出生的子女，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日内瓦州立档案馆指出，本地出生者直到 1738 年以后才被允许从事所有行业，且始终不享有政治权利。他们的不满助长了这个世纪的政治危机，而这些危机又促使熟练工匠移居他处。

竞争者利用了这些紧张局势：在纳沙泰尔山区和汝拉，农民制表匠在家中为负责协调的组装商（établisseurs）工作，在日内瓦师傅行会规则的管辖之外生产更为廉价的钟表。DHS 关于 Daniel

Jeanrichard 的条目——此人自 1692 年起即以制表师傅或金匠的身份见于记载——解释说，将他奉为纳沙泰尔制表业创始人的传说直到 1830 年代和 1840 年代才出现。该条目认为他组织了当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制表工坊。在法国，据 DHS 记载，伏尔泰于 1758 年至 1778 年间在费尔内创办了包括制表业在内的多种手工业。1766 年法国对日内瓦实施禁运之后，舒瓦瑟尔在韦尔苏瓦建设一座设防商业城镇的计划，于 1770 年 2 月吸引了 1,200 多名日内瓦本地出生者。

日内瓦的应对之道是向高端市场转型，专注于奢华钟表、装饰表壳、珐琅和复杂功能表。这一战略保住了高利润率，但也使该行业依赖于对时尚和危机十分敏感的富裕客户群。保障质量的师傅行会规则，也限制了面对更灵活竞争者时的应变能力。时至今日，数家享誉世界的钟表制造商仍扎根于日内瓦及其周边地区。它们的地位建立在数百年积累起来的技艺、强大的品牌、对分销的掌控以及创新能力之上。

6 启示

产业为金融提供了资本。据日内瓦市政府介绍，制表业和金银器业的利润为十八世纪的银行业务提供了资金，使该城成为领先的金融中心。

声誉是集体性的。师傅行会规则和共同标准保护了日内瓦钟表的名声，正如一个金融中心的公信力取决于其全体成员的行为。

专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向高端市场转型使 Fabrique 在面对汝拉和法国的竞争时保住了利润率，但也使其暴露于危机和熟练工人流失的风险之下。

7 资料来源

-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 , “ Horlogerie” (Fallet, Veyrassat) 、 “ Dorure”、 “ Jeanrichard, Daniel”、 “ Ferney-Voltaire”及 “Versoix”, hls-dhs-dss.ch (在线条目, 未注明日期)。
- Archives d'État de Genève, “Genève au XVIIIe siècle”, archives-etat-ge.ch (未注明日期)。
- Fondation de la Haute Horlogerie, “Genève, une immense Fabrique de montres”, hautehorlogerie.org (未注明日期)。
- Worldtempus , “ Quand Genève était un grand atelier” , fr.worldtempus.com (未注明日期)。
- Ville de Genève, “Genève, place financière”, geneve.ch (未注明日期)。
- *Encyclopédie de Genève*, “La banque et la finance” (Jean-François Bergier, Armand Brulhart, Robert Iselin, Marian Stepczynski, Jean-Daniel Vermeil) , encycloge.org (未注明日期)。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 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 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2026年9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fabrique-watchmaking-capital